



风在东江上游荡漾

川梅

观念

东江右岸烟雨了,对岸也有动静。那些忙农业的女人,一边喊,一边往村里跑。奔跑的姿势,十分雅俗共赏。

村子里的狗,有事叫,无事也会嚷嚷。狗的声音乡愁,喊出来,另外一些村子的狗也跟着喊。喊得整个流域都乡愁起来。农业德高望重,在村落与村落之间维持平衡。产生的影响,有的具有意义,有的成为底蕴。

东江上游。水还清澈,也没有了船。只有一些桥横在岸上,替代了渡。此岸和彼岸已经肥胖,少了一些旧时的观念。

烟雨

烟雨稠了。抬眼望,一派都是水墨。鸟在树荫里迟疑,想着进村的主意。

山峦已经走近,在村口就停步不前了。看着孙子发呆,仿佛是看到了真相。山坳上赶路的过客,打着雨伞,也用手机乱拍,烟雨中的意境,好像有很多影响。

羊群挤在山道上,白得有些慌乱,都开始长膘了。领头的那只更胖,肥得两眼空茫,仿佛已经放下了欲望。

菜地

风从村后坡上荡起来,看不到来头。只看见风一动,坡上坡下的草,都跟着动。

村口的那些树,看到动静就愣了。悄悄开始摆动,等到风来,已经潜移默化。

娘整好了菜地,一边撒种子,一边嘱咐稻草人赶鸟,稻草人仿佛听得懂,举起的竹竿,借助风,动得精神十足。

不远的坡上,一些鸟正在见机行事。它们议论着娘的劳动,看着饱满的种子叽叽喳喳,仿佛已经有了好的主意。

喊风

起风了,东江开始象征起来。岸边的树急于表达,叶子哗啦啦响。路边的草叶,苟且久了,反应慢一些。

田亩上的稻子低下头,一副懂的模样,集体顺风摆动。摆动的幅度,相当通俗易懂。

几只鸽子围着,在通往村子的路上大摇大摆。风在吹,它们也不理睬。它们的翅膀,也懒得张开。

狗最早向村子报信,喊一阵,没有回应。再喊一阵,没有回应。就往村里走,一边摇着尾巴,一边叫,像是在喊风。

村落上的树

黄昏,后山坡上的风冒出来,翻过山坳,仿佛放风一样,往村子冲过来。

村落上的树,都顺着风的力

量弯腰点头。小树是这样,很多大树也是这样,面对风,它们一点都不抵抗。

村口那棵老树身宽体胖,风只能摇晃它的枝丫,吹得叶子沙沙响。碰到这样的树,风就拐弯。

娘和父亲在田亩上劳作,看见风来,也没有闲工夫搭理。在农业上,娘和父亲经过了太多的风,不把风当一回事。风碰上他,就赶紧往另外的方向走。

蝴蝶

一对蝴蝶想飞过东江,飞到一半,就起风了。感到阻力,慢慢转向。

东江小,名气也小。只是风多,总是等闲就有风波。风一来,很多过河的观念,会受影响。

顺风的时候,很多的事物跟着改变。它们见多了世面,风怎么来,顺着风的正面,表达态度。

东江也是,有风了,就悄悄拐弯,弄出一些缓冲。无风的时候,就拐一些更悠闲的弯,弄出更大一些的缓冲。

比从前慢

右岸的稻禾低下了,左岸的稻禾,也赶紧把头低下。秋意重,田亩上的农业开始奋发图强。

牛羊是低头的,鸡鸭有翅膀,也不飞,低头觅食。东江流域的事物,习惯了低头看路。偶尔望天,会觉得别扭。

风常常不合时宜,一直乱来。它们一乱来,流域的节奏就慢下来。流域里的农业,也开始比从前慢。

东江也慢下来,它的来头小,总是在关键的地方,悄悄拐弯。再过一些时候继续拐弯。

弯拐多了,更慢了。

招风

风翻过山坳,到村口,就被老树拦住了。风冲了几次,冲不过,就泄了脾气。

村子小,隐在树的背后,隐隐露出真相。没有风,也不着急,仿佛不怕影响。

狗站在村后的坡上,看着风过来进不了村,替风着急。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招数,可以表达意见。

村子边上的菜园里,那些爬行的瓜菜争先恐后,从树下探索出去,开成南瓜花、豇豆花、丝瓜花。它们在有风的地方,缓缓招风。

稻草人

娘在村口打望,对面坡地上,隐隐有发呆的背影。娘张开口方喊,喊了好几个名字,也没有喊出回应。

几只鸟从村子上空飞过,落到对面的背影头上,背影也没有反应。娘才明白自己眼花了,误会了稻草人。

境界已经很老了,稻草人的意象,开始言不由衷。它们一个

个很布衣的样子,头顶向天空,也无法影响苍穹。

娘背后,更远一些的意境上,东江正弯得无欲无求。两岸的农业博大精深,把社会举在高处,仿佛将要包罗万象。

村子

山背后的村子,躲在意义后面,偷偷打望社会,好像不愿露出真相。

小路拐着弯出来,还没见到世面,又赶紧拐弯。河边的老树,端着德高望重的姿势,想要深思熟虑。

村口的菜园里,那些爬藤的瓜菜都不安分,纷纷翻过篱笆,跑到规则之外开花。它们张着嘴,仿佛是想喊出信仰。

村里的狗也不安分,常常站在海拔上叫。狗的腔调悠长,飘荡到东江上。每次听到狗叫,东江两岸的风就赶紧拐弯,改变方向。

后路

一到秋天,分量就重了。东江两岸的稻子,饱满地低下头颅,下垂的意念,拦都拦不住。

从山里出来的风,没见过世面,有些不识时务。一趟趟去扶稻子,仿佛是想违背规律,把农业扶得正直一些。

水里的青蛙,急得呱呱叫,跳起来骂风。吓得风不明所以,赶紧荡开,跑过田埂,往东江上去。

东江上没有船了,风找不到渡。两岸的群众也习惯了无渡,有桥就好。河水从上游拐着弯来,留下了很多后路。

慢慢变软

东江念秋的时候,农业慢慢变软,岸上的风荡来荡去,懒洋洋的,也软了起来。

东江从来就软,碰到硬了就拐弯。俗世博大,很多事物都是硬的。河流只好以软面对。拐的弯多了,才大起来。

村子不硬,岁月也不硬,很多沧桑之后,农业上的那些观念,也慢慢软下来,它们软下来,意义就深远了。

到了黄昏,暮色软了。娘放下农活,往村子方向走,娘的背影厚重,拖拖拉拉在农业上,也是软的。

悄悄绽放

花悄悄绽放,慢腾腾地。仿佛有些傻,不知道山里的岁月,要快一点。

村子里,时间被关进圆圈,挂在墙上。也不听话,时刻想要寻求突破,想去占领空间。

天上的云,薄如光阴,白得轻巧。没有风,它们也缓缓荡漾,荡得很慢。

一群麻雀从对面飞来,落在高压线上。很久都没有动,仿佛是在等待什么。

月亮下的诗意(外二章)

王晓忠

群山之上,秋意如墨般晕染开来,浓郁而深沉。月亮在树梢上轻盈跳跃,似灵动的音符,奏响岁月的旋律。

那一轮明月,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惶恐,却又如此坦然地将一切一无遮拦地照亮。

它悬于炊烟和乡情的高处,如一位智者,默默凝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。

寻章摘句,尘世的隐喻在月光下渐渐明晰。那九曲回环的人生之路,也在月色中变得诗意盎然。

顺着河流回家,月亮为游子照亮归途。自然的恩赐,既可以抒情,亦可璀璨。

谋篇布局的秋天,才刚刚开始。在这岁月静好的时刻,月光铺路,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归宿。

老家的山冈上,野花遍地,它们在月光下绽放生命的光彩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月亮,便是这秋天最美的篇章。它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;又似一位挚友,陪伴我们度过漫长的岁月。

乡村的蛙鸣

在乡村的怀抱里,蛙鸣声阵阵,如大自然的乐章奏响。

不远处的稻田绿浪翻滚,似绿色的海洋涌动生命的活力。和煦的暖风优雅而自然,不知疲倦地吹过田野及乡村,带来大地的气息。

无穷无尽的绿色荡漾出激情,高高低低处的蛙鸣声,穿透层层冥思与苦想。它们在稻穗的叶尖上跳跃,仿佛一曲别样的音符,激动地舞蹈。草色青青,蛙鸣声声,这是最美的节奏,亦是动人的画面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蛙鸣,诵读,歌唱着无垠的田野,夹杂浓浓的乡音与乡情。那是多少人心难以抹去的念想,是游子梦中的旋律。蛙鸣声声,它们用最浓重的乡音,喊出我们心中最浓的乡情。

乡村的蛙鸣,是大地的心跳,是田园的诗篇。它见证乡村的四季更替,承载着岁月的记忆。

在这蛙鸣声中,我们能找到心灵的归宿,能感受到生命的质朴与纯真。

让我们沉醉在乡村的蛙鸣里,珍惜这一份来自大地的馈赠,让乡情在心中永远流淌。

秋色

秋色,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,在天地间徐徐展开。

秋色中有犹疑,落叶打着回旋,似在诉说着对夏日的眷恋,又似在迎接冬日的挑战。它们在空中翩翩起舞,金黄一日加深,仿佛是岁月沉淀的色彩。

秋色中有微香,那是向阳坡地上奋不顾身的草尖散发出来的气息。它们刺破夜空,用顽强的生命力诠释生命的意义。在这秋色中,它们如同勇敢的战士,不畏艰难,向着阳光生长。

秋色中有悲喜,恍惚的鸟鸣在林间回荡。它们收藏了卑微与坚韧,用歌声诉说着生命的故事。丘陵和田野,河流和山冈,一寸一寸被静谧的言辞覆盖。

秋风吹过,带来丝丝凉意,也带来了大地的宁静。在这宁静中,我们可以倾听自然的声音,感受生命的律动。

秋色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岁月的礼物。它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轮回,感受到了时间的流转。在这秋色中,我们可以放下烦恼,享受片刻的宁静;也可以思考人生,感悟生命的美好。

让我们沉浸在秋色中,与自然融为一体,感受生命的美好。

门楣上的图案

蔡华建

父亲喝下过量的酒,难听的话语子弹射向新丰,伴随骂声而来的还有一支烟杆,砸在新丰的额角上,鲜血直流。

新丰已经16岁了,小学毕业几年来,一直在家照顾生病卧床的父亲,暴躁的父亲时常辱骂他。父亲这次发怒就是因为他正沉浸在阅读中,没有听到父亲的叫唤。那额角滴落的鲜血染了他手中的古籍《西铭》那一列列竖排的宋体字,如远处夏日朝霞一般氤氲散漫。

他再也无法忍受父亲,也无法忍受母亲与姐姐对他没照顾好父亲的责怪,他发誓要离开这个冰冷的地方,远走他乡。

新丰跨出家门,回头看了一眼门楣上木刻的“乾坤”二字的图案,还有墙上的“只生一个好”的石灰标语,苦笑了一下,心想:“要是只生了姐姐一个,没有生我,那是真的好!”他在母亲和姐姐的眼光中走出院门,她们却没有一句挽留的话,只是啜泣着,这让他更伤心,也更决绝地向远处走去。

像一只猫一样四处闲逛,让新丰很开心。他一直走,走到了水边,他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水面,目光所至,湖水由浅至深,由淡及浓,淡绿、草绿、葱绿、粉绿、翠绿、橄榄绿、墨绿、深绿,万山成一绿,万绿成一湖。

一道完美的弧线划过半空,新丰的身子像一颗流星般钻入碧波荡漾的水面……起初

还能见那成群的鱼儿在身边游来游去,但越来越深,一切都安静了,没有了斥骂声,没有了啜泣声。一股水流,仿佛带着魔力,携着新丰往深处,越来越快,钻入湖底的一个洞口,便没了光亮。新丰想知道,这大地的深处是什么,便顺着水流继续往底下游去。过了一阵子,仿佛有了光亮,钻出洞口,只见水域静谧,丝丝缕缕的光带在水中轻轻地晃荡。新丰一头探出水面,却发现那门楣上木刻的图案,还听见姐姐的声音:“弟弟已经离家十几年了,没有一点消息。”父亲一阵猛咳,叹气声里夹杂着母亲的啜泣声。新丰看见门前的路已经修好了,墙上的标语改成了“男孩女孩都是宝”。

新丰心里猛地一惊——地下最底就是自己的家!

他犹豫了一下,但仍是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沿着那股水流往回游,此时的水流似乎也调换了方向,带着新丰一路返回。

当新丰回到岸上,开始往山上走时,他感觉一阵肚饥。他顺手摘下路边熟透紫红的桃金娘就往嘴里塞,一股甜腻涌起,嚼着那果浆里的籽,沙沙作响。

新丰坐在高高的桂山顶,感觉一阵轻盈。新丰想起母亲讲过吃了桃金娘变成仙的故事,心里一阵期盼。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轻,就像一片羽毛浮了起来,飞向高空去了。

一只鸟与他亲切地打招呼,一朵白云从他身旁调皮地掠

过。他越飞越高,一束光亮就像一条闪闪的地毯承载着他飞向更高处。天空渐渐暗下来,穿过一个黑洞的漩涡后,他降落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,池塘明净,桑竹滴翠,墙上的“乡村振兴,富民强国”字体遒劲。绕过墙,那门楣上木刻的图案,赫然就在眼前。姐姐发着誓:“爸爸妈妈放心,我一定会把弟弟找回来的。”

新丰心里又一惊——天上最高处也是自己的家。

他赶紧回头,顺着那光亮往回飞,不与那云朵缠绕,不与那鸟儿嬉戏,他更留恋那桃金娘的甜味。他感觉身子一沉,发现自己仍站在山顶。新丰想起父亲母亲容颜的渐老,想起他们的哀叹与啜泣声,想起姐姐的誓言,还想起那门楣上木刻的图案,他不再犹豫,便往家赶。

他像一只四处闲逛的猫最终回到家一样,当他绕过竹林,突然看到那门楣上熟悉的图案,他知道——流浪的日子全部结束了!他飞快地窜进院子,捧起那本《西铭》,亲切得就如他从不曾离开过家,从不曾忘记过它一样。

新丰打开书页,轻轻地念着:“天者父也,地者母也。天地乾坤,日月灼灼。”一行泪,洒湿了那一列竖排的宋体字,映出暗红的底色。

父亲、母亲和姐姐相携着,含着热泪正向他走来。



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